

叙事学研究 with 图像叙事新探

汪 麓

法国著名学者托多洛夫 [Todorov Tzvetan, 1939-] 认为:叙事学是从某种叙事现象入手进行的一种关于叙事原理与叙事规律的研究。叙事学通过对其事态构成规律的探讨,确定功能、手段、方法与其它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结构性分析,同时对叙事原理进行探究的学问。¹这位“叙事学”的创撰者对文学叙事、图像叙事等进行了精辟的阐释。随着这一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文学、图像学、影像学、诗学等以叙事为主要功能的艺术形式都通过托多洛夫的叙事学理论成果中得到诸多的帮助。

图像叙事是最为古老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叙事形态。事实上,从叙事学原理的创立到图像叙事的再度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视觉艺术创作与发展的一种回归。然而这种回归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形式上的问题,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图像叙事不但可以作为承载意识形态的载体,同时也是一个能够整合创作思维路径的平台。其中涉及到的关键,即能否找到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手段。因此需要摆脱传统叙事话语的囹圄并对纷繁的叙事学理论进行有效的整合与重构,从而形成当下叙事艺术发展的走向。

在西方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随着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出现,传统艺术中叙事功能曾受到过颠覆性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从艺术本体上对传统艺术中叙事形态进行了否定。随着托多洛夫叙事学理论的建立,人们开始对视觉艺术,同时也包括诗歌、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具有叙事功能的艺术进行了重新论证、思考与拓展,并开始思考艺术表现的多种功能与传统艺术之间的关系。

就视觉艺术而言,西方的图像叙事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艺术的起源时期,法国拉斯科岩洞的岩画,其实就是人类荒蛮时代的社会生活写照,也可以认为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早的图像叙事艺术。西方美术史中最为典型的或者说已基本构成了图像叙事这一完整概念的古希腊的旷世杰作《奥德修斯的归来》,通过陶饰浮雕的形式描述了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西方画家曾一度非常注重叙事形式的表达,17世纪欧洲叙事绘画丰富多样,被人们称之为“光影大师”的法国油画家乔治·德·拉图尔 [Georges de La Tour, 1593-1652] 一生热衷于营造玄妙而神秘的戏剧氛围,其代表作《算命者》就是以叙事为主旨的经典之作。西班牙画家戈雅 [Francisco Goya, 1746-1828] 在绘画叙事方面堪称大师,他的叙事手法贯穿在他的所有的作品中,无论是壁画、

¹ Thomas Stearns Eliot, "Ash Wednesday(1930)", in *T.S. Eliot Selected poems*,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71, p. 83.

油画、天顶画还是插图、石版画、铜版画等等，都是以叙事手法来进行创作的。其实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的《最后晚餐》，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到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等无一不是极富叙事性的作品。俄罗斯画家苏里柯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也是非常典型的叙事艺术。在中国，叙事性的绘画同样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甚至更早，如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图》，唐代张萱的《捣练图》，最为典型的是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时代的嬗迭与艺术表现形式的演变，人们的读图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视觉叙事则成为当下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从传统叙事作品来看，视觉叙事中的语法构成与符号当中的概念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创造是循环论证过程中存在之本源 [Ursprung] 及其构造行为 [Herstellen]。他甚至强调，艺术的本质是基于预先设置的规进而诱导真实世界的还原，如同真理的显现一样。现代图像叙事中，与传统的图像叙事所不同的是，艺术家所采用的语言更多的是通过暗示、隐喻、引导、语境缀接、图像迭代等表述形态。²

“暗示”是当代视觉叙事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当代叙述学家道格拉斯 [J.Y. Douglas] 认为暗示的图像叙事，比文学叙事要更为“有力”而且“精准”。³通过形象的暗示能够得到某种升华，也更具艺术语言的特性。她所强调的是在叙事过程中，视觉艺术以视觉性元素对观众进行暗示，创作者的暗示是通过与读者的体验相互关系而产生的，图像叙事语言是通过体验的交互语汇来完成。

“隐喻”也是图像叙事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系统阐述过隐喻 [metaphora] 的重要性，亚里斯多德认为隐喻主要应用于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等范围之内，他认为这是叙事表述中最为神秘的东西，“是一种无法习得的本领，是天赋 [enphnas] 的标志”。⁴无论叙事艺术作品是否具有叙事的明确的规则和相关形态，艺术家的叙事策略都与其意图有关，而意图和意义的隐匿或呈现都与隐喻密切相关。⁵正如《伊利亚特》中所表述的翩翩起舞的盔甲与盾牌，它们便是希腊诗人荷马借助于隐喻对图像或视觉形象的文字叙事。

“诱导” [abdaction] 是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 [Charles Peirce, 1839-1914] 对叙事艺术研究的重要基石，他认为诱导其中包括直觉、征候、辨识与诠释等多种模式。⁶这种意义的启发性原理与现象学领域的诱导性能发展原理 [abdactive triggers] 的逻辑性思路是一致的，与传统的概念相距甚远。皮尔斯对人类的解读本能进行解释的同时，他认为所谓的事实表述，其实很难做到真实，因此，选择性的诱导及其相关的假设并非源于本能，而是产生于生命世界中最为一般的组织架构。因此，诱导的叙事方法还要借助于“推导”和“归纳”。就视觉叙事的符号或者说物象本身而

2 [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39页。

3 [意] 安贝托·艾柯著、刘儒庭译，《开放的作品》，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4 Thomas Stearns Eliot, "Ash Wednesday" (1930), p. 80.

5 Ibid., p. 72.

6 David R. Anderson, "Peirce and Heidegger Common Concern",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1986, pp. 119-120.

言,之所以能够被转换为图像符号 [pictorial signs] 是由于诱导的结果。比利时图像学家格洛皮 [Le Groupeu] 则认为:图像符号的构成,是基于“关联原理”所导致的图像层次及其单元的诸多界限,与造型对象的层级及单元的界限产生对应和重合。诱导在视觉图像符号既需要媒介的规则,也需要在经验世界中去创造差异传达意义。⁷

在具体的视觉图像艺术表达中看,其叙事生成结构分为“语境缀接”、“图像迭代”和“话语生成”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从而进入叙事艺术的叙事结构之中。⁸

“语境缀接” [Coneexe-composition] 是艺术家在最原始的表现语境中对所叙信息的调节,其中包括各种视觉情态的聚合和不同图像符号的择别。这其实是一个叙事元素的筛选和重构的构成,也是艺术家的创作意图的设定和视觉语汇的预设过程。其中视觉情态的构成元素是来源于创作者的个人生活和生命的体验,之后转换到“图像迭代” [Pictorial Iteration] 的下一个层级,即叙事元素与图像元素相互对应并进行置换的过程。将图像构成或者说故事(情节)导入到交互话语之中,进入到“话语生成” [Piscourse-generating] 的创作与表现层级。“话语生成”是创作者同体验到的造型符号及其叙事的表述形态过程。

图像叙事艺术其实是一种为受众提供信息的视觉艺术。其内核是推导式的语汇链环,无法自动生成语义的结果。它与文学叙事或者语言学范畴的传统叙事模式不同,作为一种意义转换样式,首先必须根据对受众群体的假设而创建可感知的视觉语境,这是图像叙事艺术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其最具有吸引力的因素。另外,它无需井然有序的空间与时间的线形构造。因此,它的形态既可以吸收一切可用的数学原理,又不受限于叙事学范畴的相关规则之中。视觉叙事学作为一个新的区别于传统艺术“表达”的一个新的学科,将会被当代人广泛的使用和实践。再则,图像叙事艺术的分析模式能应用于所有视觉叙事作品,已不再是传统叙事意义上的概念。在新的叙事学理论指导下的图像叙事艺术所具有的非文学性、非线性以及非时间性元素,显然是当代图像叙事艺术得天独厚的特点。

这种适用于历史画、风俗画等属于情节性绘画的叙事模式创作规律同样对动画、卡通、连环画等以叙事为主旨的艺术形式的创作与创新,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法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巴尔赫斯 [Roland Barthes, 1915-1980] 曾对叙事艺术有一个较为宽泛的认识,他认为:“叙事艺术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和任何社会,人类的生存之处就是叙事作品的所在之处,可以断定,叙事艺术是无国界的,是可以穿越历史并跨文化的。叙事艺术的存在如同生命本身的存在。”⁹

7 David R. Anders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Pearce", in *S C Pearce Institute Journal*, 1986, p. 145.

8 M. Barr, "Visual narrative", in *The Origin of Visual Narrative: Collis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Subjects*, (C.G. Smith), Art Research Center of Southampton, 2000, H.B. Smith, "Narrative form and narrative theory", in *On Narrative* (J.T. Mitchel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CP, 1980, p. 209.

9 D.J. Cunningham, "The cognition of Semiotics, Referential function", in *Theory and Psychology*, 1998, 8(6), p. 827.